

黑暗中重見光明

談電影在依納爵靈修中之運用

嚴任吉¹

電影是一個窗口，反映人類救恩、個人、社會、國家在主內生存的窗口，體驗上主無限仁慈的場域，也為「聖依納爵靈修」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經驗、反省、行動的參考方式。

現代的「大眾傳播媒體」，指的是報紙、雜誌、廣播、電影、電視，以及電腦、數位化、網路，把傳統的大眾傳媒每一個單一媒體的特色，如報章雜誌的文字力量；廣播的聲音；電影、電視的影像聲光效果，發揮到極致。也把大量的生活資訊、科技、學術的研究、各類事務的深度報導，用文字、影像、音響，富創意的藝術形式，無遠弗屆地傳輸給使用者。傳媒在不斷地影響大眾，建構我們生活的世界，思維方式、行事、為人的意識型態，提供一個重要的建構標準。

「依納爵靈修」，源自西班牙羅耀拉的聖依納爵，他是耶穌會的會祖。以跟天主來往的親身經驗，及個人的靈修，直接轉化為耶穌會士陶成的標準課程。他的神修精神、理念，也型塑全世界耶穌會承辦的高、中等教育，也為使徒工作，豎立了

¹ 本文作者：嚴任吉神父，國籍耶穌會士，天主教輔仁大學耶穌會單位使命室主任。

典範的模式。依納爵與天主的來往經驗，所書寫成的《神操》，也稱為避靜的靈修方法、傳承了 400 年來，影響無數的個人及團體。

依納爵的神操，在形式上有一日的、三天的、五天的、八天的，以及一個月的大避靜。現有的依納爵靈修中心正在推廣的，也有八日、十日、半年的平日神操。進行的方式方面，有個別輔導式的，也有對團體，主要以講座、講道形式或提供默想题目的。這些外在時間長短的區分，輔導方式的不同，以及個人的投入程度，當然會影響做避靜者的獲益深度與廣度。

《神操》架構，基本上分為「四週」。第一週的主題，是協助做避靜的人，體會、意識到自己是一位上主所愛的罪人。從操練的過程中，檢視自我（或某一階段）的生命史，把自我從罪惡的淵藪中、罪的錯覺、幻影中救拔出來。重新建立生命的原則與基礎，恢復天主子女的自由，展現基督徒喜樂、平安的生活面貌。第二週的主題，是認識降生成人的天主，喜愛祂、跟隨祂。在基督的生命經驗中，學習擁抱上天對人類，無可限量、永無止境的憐憫與慈愛。第三週，我們平常稱為苦難週。瞻想基督、降生成人的天主子，為了愛祂的父，承受的苦難。我們伴隨基督，接受生命中因罪惡、人性的限度、各種的破壞行動，所帶來的傷害、痛苦。讓我們對人生，在無法忍受的焦慮、痛苦中，仍懷著希望，不致於落入灰心喪志的絕望中。第四週，做避靜的信徒與基督一起復活。享受基督戰勝法律、罪惡、死亡，終至復活生命的歡樂。因著復活的信仰，逾越奧蹟的經驗，成為天主憐愛世人的見證人。

「電影」在很多人的眼中，只是一種娛樂的商品。也有人肯定電影有傳達資訊，社會教育的功能。電影是具聲光效果的

活動影像；是導演、編劇、攝影、美術、音樂、劇場經驗等，豐富人生經驗的縮影。電影的創作，是人類經驗重製的過程。電影有理論架構基礎，與成熟技能、技術綜合而成的創作，電影是藝術。是在敘述人的故事的藝術。不管劇情電影，講究真實性質的紀錄片，或實驗性質較強調的實驗電影，都是人對經驗的反思、反省之後，透過聲光、視聽語言，傳達人類生存中各種不同型態的故事。

為做避靜的人而言，電影是最容易碰觸到一位有身、心、靈各面、完整的人。人類的精神、身體的感官功能，理性、感覺、意志、態度、行為習慣、生活的動機，和想像力等，都很容易與電影的影像故事連結。個人的想像力與情感，在具體的時空圖像中，也很容易與電影的故事連結。參加避靜的人，也不只是一個空無的軀體，是與他的家庭、成長環境、學校教育，尤其是社會、文化的脈動、工作環境的人與物，息息相關。如果做避靜的人，對電影的視聽語言特性有所瞭解，更容易進入電影虛擬的情境，獲得替代性的經驗，對默觀、瞻想的「定像」部分，與人物的對話、交流，情感的互動，推理等，均有助益。對自我生命的經驗，有創意的啟發性，獲得分辨、重整、再次出發的力量。

電影語言呈現一些特色，如與觀眾的互動，產生臨場的感覺，有「親密」臨在的體會。有時觀眾隨電影的故事，自然的時光歲月流動、又即刻消失的畫面，一方面讓人感覺比真實的人生情況還真。另一方面，又可以跳出虛擬情節，保持客觀、距離感，以維持冷靜的分辨和批判的態度。電影是光影的產品，反映現實的生活面，常常是完整的故事。在全球化的時代，跨越文化疆界、人際關係互動緊密的當下，電影故事的全部或片

段，如同《神操》中取用默想的題材，運用萬物的原則一樣，有原因、有結果，有動機與發展，有意想不到的狀況，「為個人的靈魂好處，有多少用處，就取用多少」。電影提供了默觀、推理很好的具體真實世界的型構與脈絡。

電影故事本身往往有好幾層意義。以《戰火情人》(*Beyond Boarder*) 為例，電影開場，女主角安潔莉娜裘莉，一邊彈奏舒伯特的鋼琴曲，一邊有她在問自己的旁白：「我究竟為何而生？又為何而活？」「我是誰？我在做什麼？我到底在追尋什麼？」電影開始的點題，是人生總會回答的，最根本的問題，也是《神操》第一週，做神操者要在天主的愛內重整自己的生活時，必要回答的人生大問。接著女主角從富家女，到有錢丈夫的太太，一路往下走，從國際志工機構的職員，到聯合國救災總署的駐歐洲代表官員，最後為所愛的人付出了生命，給她在電影開場所提的問題，做了最佳的註解。

電影中的男主角，是專業醫師的身分，他全心投入國際難民的救災服務、與女主角的愛情故事等，都有強大的吸引力。他拯救過一位營養不良、飢餓致死的非洲兒童，並且協助孩童親手埋葬，因戰爭、飢餓死亡的家人。他多次這類非常具體的「為朋友犧牲生命，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」經驗，改變他對虛偽的、功利的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際關係模式，也不以個人所擁有的物資等價值，評斷所接觸的人與事。這不是《神操》第一週，願意達到真福八端的精神，以「平心」的態度，面對人生的境界？

《戰火情人》是 1985 年，發生在英國倫敦，富有的社群，從事人道援助的故事（這是電影故事發生的時空，指示性的意義）。電影中，有貧、富，幸福美滿家庭，與戰亂的生活，強烈的對

比。為從事人道援助的人，如教會內做慈善、公益工作的人，總是可以問：教會的愛德工作，與富有的工商人士們的態度有何不同？我們的愛德，是否也是以有錢人的高姿態，對待窮苦的人？只有施捨的態度，而沒有自然的、為天主無私的大愛做見證的心懷？電影若用在避靜的情境中，故事在導師的引導下，與避靜者的分享中，協助避靜者分辨，反省自己的使徒工作，以尋求跟隨基督的腳步，選擇合乎天主旨意的方向。電影中有家庭的議題、外遇與愛情、「什麼是真正的愛」的問題。社會工作者、社會學家、國際救援機構專家等，也都可以探索他們工作層次的意義。

電影《中央車站》，是一部巴西「新寫實」派導演的作品。主要的角色，所使用的名字，全是舊約、新約，及救恩史中，包含耶穌在內的，關鍵的人物。電影中人物的生命故事，剛好是個人，甚至是整個社會皈依，學習互相疼惜、真誠互助、展現光明、希望的一個比喻。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，信徒是在和好、聖體等聖事中，與天主相遇，朝聖、禮儀是一種高峰經驗。電影中的朝聖、禮儀情節，剛好是人們從絕望、痛苦、死亡，走向光明，迎接復活的美景。《中央車站》被喻為是一部描寫「迷失的父親，國家的救贖」的電影。能協助參與避靜者，進入更寬廣的歷史軌跡，國家、社會、人生的脈絡中，確認個人對周圍環境的使命。

電影是一個事件的整體，是主題、故事的完整呈現。電影是很多部分的整合，以汽車為例，是由電力、引擎、鏡子、輪子等，很多「部分」組合而成，是有一定的原則與架構。我們人類的理性傾向，是會在故事的架構與連貫中，尋求一種生命的節奏、慣律，重組一種意義。在做避靜時，可以運用故事的

情節，重組自我個體的生命意義。這是一種持久的、有生命力的、強有力的過程。

電影中的每一件道具，無論是馬、動物、汽車、椅子，只要是在電影中出現的，都是導演精心安排的。每一個決定，都有一定的涵義。帶領避靜的神師，均可用來引導參加避靜者，做出合適的決定。每一個鏡頭的攝製，也都是為電影藝術創作的過程，產生動機、推展劇情、調整電影中的角色、改變自我認知、重新下決心的時機等，可以伴隨避靜者，以靈魂、心智、呼吸的脈動，一起再次整合自己基督徒的生命。

依納爵靈修的核心，不是教導人關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成長，而是要學習觀察時代的訊號，放眼天下，看兩旗對立中的主，在那裡召喚我們。要我們自問，在世界的何處，哪裡有需要，就前去為祂的子民服務，宣佈天國來臨的福音。梵二之後，教會的整個神學方向，重點是走向世界，是與全球化的真實世界（區域性的地方教會）互動；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：「人是走向天主的道路」。人是天主的肖像，看到人，就看到天主。從個人，到整個已經被祝福的世界，是天主臨在，分享真、善、美、聖的生命，領受天主救恩的教會，為福音傳佈的園地。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，曾在其致全教會的《救主的使命》通諭中，指出《宗徒大事錄》十七章，記載保祿大宗徒，曾在當時聞名的最高法院所在地「阿勒約帕哥」，向當地的飽學之士宣講，教宗說：「現代的第一個阿勒約帕哥是傳播界，因為傳播界連結了人類，使人類成為所謂的地球村」。電影是一個窗口，反映人類救恩、個人、社會、國家在主內生存的窗口，體驗上主無限仁慈的場域，也為「聖依納爵靈修」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經驗、反省、行動的參考方式。